磯園稗史

磯園稗史卷之一

華容[illegible]方撰

正德十六年三月初七日京師初昏有星犯月僅離分秒詰旦入部署侍郎楊公問予昨暮見星變否予曰見之此何祥也楊曰人有常言星犯月口主人不久又曰數日前有白虹貫日予未之見至十四日武廟崩

先是十四年冬十二月忘其日予早趨部見皇墻及錦衣衛前一路樹枝皆蒙雪如開花狀予甚訝之至部署則聞陸太宰朱寧廖鵬是日早皆捕繫

詔獄籍其家語云樹木稼達官怕錢不足道其陸
之兆歟

陸太宰完姑蘇人機雲之後當甲蘇州曾為江西按
察副使與寧藩有舊後任兵書宸濠奏復護衛陸
疏未叅勅止備查護衛予奪來歷疏後云今寧王
又以
太祖典章為言臣等擅難定擬乞會官詳議內批遂
復之陸改吏書時孫燧為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
托盡陸去燧用布政使梁辰為巡撫戒王守仁亦
可惟不用吳廷奉書至九江被盜盜擒獲書事聞

于朝陸請罪已宸濠反太監張永隨征江西以失
執時干請陸不遂因劾陸假
太祖與章擅復護衛遂致反叛陸坐是逮錦衣衛獄
并原籍捕繫其母妻女入浣衣局
武廟駕由通州歸出陸與錢寧皆反接御麻校尨首
戴草圈樹標乘馬備諸苦楚
武廟崩事始獲釋謫戍福建陸逮時人頗憐之予因
為句曰咸陽市上嘆黄犬同年周子賢應声云湖
口舟中得素書人以為切对錢寧本李巡撿家生
兒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厮养名福寧兒能死居

京師不知何以特寵于
武廟賜姓朱書豢陛召戲云善繫衣帶應手即結是
以善之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權傾中外子名永
安方十餘歲亦授右都督寧性奸柔納德士大夫
有事亦為營救惟忤之者則加罪譴日夕給事內
園豹房間日一至衛視事請託九卿奉命惟恐後
末年以
武廟寵江彬韋遂見疎竟以交通寧府棄市後其家
永安給付魏國公家為奴戲曰寧書許宸濠子入
嗣宸濠兵臨安慶不拔軍士怒曰被兩京一二人

誤贓盖指寧与南都守備太監劉瑯也
錢寧沒入家財金七十扛毎扛一千五百兩共十萬
五千兩銀貳千肆百九十九扛毎扛貳千兩共肆
百玖拾八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八廂金仙鶴
二对錦川石三十扛犀牛角一对祖毋綠佛一尊
高柒寸玉帶三千五百條流金仙鶴十对縧環四
廂珎珠眉葉瓔珞柒廂烏木脚盆貳個流金銅鹿
一对珍珠二櫃古銅香炉捌百壹拾個織金蟒衣
五百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 玉琵琶一把沉香
木脚盆二個玉琴一張金銀湯鼓四百個蘇木柒

拾扛胡椒三千石又三十包小金銀鍾四箱大理
石屏風三十三座各色床五百張地平三十扛廣
東櫃伍十扛石花盆五百個食羅盒一千扛攢竹
盒三十扛各色段叁千次拾五扛綿花七百扛苫
布五十扛螺鈿屏風五十付度金佛三十櫃各色
紬絹二百五十扛銅錢四百五十三扛每扛二十
串共九百六十萬貫銅鉄獅子四大庫川扇五十
櫃大銅火盆五百個皮箱三十扛大銅香炉三十
櫃紙炉三十個圍屏五十三扛各樣佛像四十三
櫃毡襪五百扛蔘煎一百扛零碎銀十櫃錫家貨

一百扛磁器家貨二百扛各樣古画四十扛各樣靴六十扛白玉盒二個各色紵絲六十扛祠堂一座白檀香佛一十二檀護勅一座涼席八十扛碎段子四十扛鑼十扛銅家貨五十扛白米六百八十扛小底衣五十櫃各樣鞋六十櫃鍍金佛又三十扛香料三十扛廖鵬太監廖鏜弟也姪廖二太監初鎮守河南奏帶鵬為叅隨百計生事害人甚至持令牌宿娼家鵬子鎧應試河南時孫綱修清僑居汴清為代筆鏜本第七名後為言官劾去後以千戶職隨鎧鎮陝西予至陝嘗会之其害人如

其父嘉靖改元鵬戮鏜兄弟俱戍庠方李僉憲濂為予言鏜入試初場日晨飯後請郎約李同室出遊至次末場亦然李始覺其為鏜故歎援已為証也盖孫之文思敏捷由是得試目至食時文已具稿入云

寧藩宸濠性本殘酷素蓄異心其始不過賄結嬖近錢寧輩樹威挾衆拘按藩臬官有忤之者輒奏繫京師百方窘辱拘按官受其制藩臬官畏其威令行禁止濠遂益肆叛謀招誘永新民吳十三林十一等刼掠江湖閻盖為害試計內外官民皆知其

必反第无敢發之怨有一
旨令五城兵馬司驅逐寧府差人潛住京師者因命
副都御史顏頤壽太監賴義侯伯某往勘其差人
奔告濠遂倉皇反于江西時正德十四年六月十
四日也指揮三司入謝壽酒称有密
旨令奉兵赴京孫都御史燧請旨覌濠怒縛燧出斬之
副使許逵力与抗併逵斬于廣仁門外巡按御史
王金及三司官俱拘禁偽授本人王春等官職用
故致仕左都御史李士實本人刘养正為軍師恭
政王倫散粮餉僉事潘鵬安慶人也領兵招降安

宸濠自統兵至湖口攻安慶不克復歸王都御史
守仁伯安巡撫南贛來省城至豐城聞縣令顧佖
告变而返会贛州知府伍文定議集各守令奉兵
攻城擒濠濠未交兵濠舟爲知縣王冕所獲先是江
西省城官皆拘囚于賊府縣文移戒申浙江南都
守臣以变聞兵部議命將掛平賊將軍印統京軍
數千及調浙江湖廣兵截殺疏入數日不報已而
有　旨威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往征未發
而守仁捷至駕竟出駐南都諭年橐濠等回京勅
北通州

同年張御史鰲山謂予兵入省城三司官俱跣迎道左朱几傳濠至与伯安東西立濠謂中宫婁妃最賢曽諫阻被作溺水死都堂為我撈之伯安云何以辨濠以妃狹着紅紗褌他人不敢也竟未及撈濠有妃徐䌷知文墨最寵　江西人訛呼為翠妃濠夜半出兵妃贈詩歎把三杯　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或傳妃為韶州土兵獲入賊巢莫知所終养正素有虚名不仕伯安亦与之交至是見伯安曰安亦劫數也復何辭濠奉兵皆用二金募一人辭祖堂廷已亡亂千无如之何則黥面劓耳為

識濠初出泊黃石磯江西人呼黃為王濠聞其名不懌起其日暑熱酷甚濠禱牛告天自金甲視牲布列牛忽墮地衆莫能舉

李士實南昌人壯年頗以善書能文名然殊不佳不知何以得香也濠以其故老用之或云士實入見殺孫都堂至謂濠失人心矣速請罪請罪可得削爵濠因許孫家人殮屍縣其首士實亦知其事之必不成而云然歟

漢高捕繫張敖呂后謂張王以魯元故或不為無高祖罵曰使張敖據有天下豈少而女耶寢濠時花

益亦載二巨艘其子方十歲余亦謂丙參欲謀作皇帝今將軍亦不可得矣変初聞予頗憂同僚或謂予何憂之有因戲謂蹇夏周方人各有志也安得而不憂

晉溪王瓊德華為兵書先是有以宸濠謀告之者王謂此則不足慮人犹切咲之及濠変聞予輩謁之後堂王曰若等謂如何豈有著草鞋要子而能取天下者尔等試観其能登畫湖岸越一步否且若輩以謂太宗何人也起事時韃兵亦有三萬尚尔云云濠豈其比耶次日会議王具稿出師布

置各路人馬周悉委曲信筆而就且曰茲皆无所
用之功必王守仁成也其時王守仁戒以擒獲矣
卒如公言人始服其才王殊有知謀膽畧昔遭時
不進附結權幸為人所疾惡云
指揮江彬平虜伯提督團營隨 駕巡宣府各邊及
南都威權可畏與其妻黨指揮神周李琮擁邊卒
數萬居京師號外四家
武廟崩日人疑其必反也 兵書王公憲惧特甚左侍
楊公廷儀急謀請卜惟王公瓊謂不敢予時叨賤
方啓暮得聽旨同年于湛堂中夜書告示編榜諸

城門盡撤各邊卒歸不知卒亦怨江之深詰旦攜
孃子塞道行矣至十七日彬同憲等入視乾清大
百餘方哭臨則聞彬已內就縛出擒神周李琮由
是人心始安然彬實无反謀蓋駕崩次日猶持五
千金揭帖求救于大張太監永竟與五子俱坐誅
宸濠反逆實發其事者謝儀也儀江西新建人不
知何因經營入東廠爲千戶戝從太監張銳刺事
以貪勢利素與南昌一郡士大夫官京師者往來
予以原籍亦一識面濠謀既露南昌士大夫勸儀
發于銳其遂差人及命官往勘皆銳爲之儀因白

都給事中邢寰仰字本勍伯字不可遂謀于子同
年御史蕭淮劾之逮賊平論功疏內畧題淮名誰
以鄉里門閥將敎所見為之地陞光祿少卿卒死
知儀故者一日萬府尹鐘仕鳴表子驄封郎令王
都御史李夔下鄉拉子與武庫郎查仲道丈夫同
往吊萬因語及孩事欲于為儀暴其功王邇謂
安人非良須斟酌萬語沮未幾有御史楊百之論
淮儀有功徇功人之說吏部遂出百之擢僉事百
之畏竟未履任而罷
尊賊功陞官竟死一人得受用者知府邢珣徐璉御

史謝源伍希儒俱以兵入城時廣取府中財宝娼女奪賊張文錦擢都御史巡撫宣府為兵所殺王冕任兵部主事守山海關賊昼突入手刃之戴德儒擢布政使舟漏溺水循例授御史陞大理少卿坐大獄免馬津大理丞誤服祭服謝恩黜胡堯元廣西条政蕭淮僉都御史未几死惟伍文定獲厚利陞付都御史再起兵書作歸王伯安封新建伯以論道李得罪于時張聰專政奪爵弗与襲云

正德間有人為詩訊李閣老甯之云高名直与千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

子規啼又有咏楊花詩譏楊太宰應寧云点繫紫
簫西復東悠揚无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真兒女到
處生身不救身李詩我傳孫清直卿所為楊詩則
江夏刘續用熙為之其亦薄輕之甚矣楊後有為
朱大周舜逐奸臣襟劉者事甚鄙褻末一圣旨楊
某奸俞云云着個原籍披毡衫养廟象去珠可咲
蓋楊本雲南人也
正德戊辰六月二十五日朝罷御道忽遺紙疏一卷
不知其中云何糾僚官失奏匿名文書当燒毀遂
拾上刘瑾見之大怒閉諸朝官跪宪時暑烈甚主

事何敢殺人也焉餘皆捕繫錦衣獄究竟無踪跡
未幾逐太監李榮去司礼戒其中所言為李榮鋥
瑾云

劉瑾本談姓有侄女戴大寅弱冠李進士探花瑾欲
招為僑居以大宅戴欣然受之予覩過其策肥從
拔時戴原籍已娉某參議女矣瑾一日忽臨之左
右戒李其美瑾怒曰又一蔡伯喈王十朋矣何美
之有竟不與女別對陝西解元卲昇瑾誅昇拏其
妻適歸戴尋亦死

王晉溪耕棲與內閣楊廷和石齋素不相能石齋一

日左順門假託部事詣毛尚書澄謂我內閣爲張綵跪下晉溪應声綵豈能跪下內閣終是焦芳自跪下也衆爲之暢然

今上嗣位晉溪遠即以此語訐石齋晉溪坐謫戍例兵部定衛尚書彭幸菴澤以哈密事嘗爲晉溪叅詒時論甚不與晉溪至是彭起任兵書即奏避嫌不定衛內批戍莊浪予敘爲掩其文移留府晉溪因奏乞更衛內批改發綏德言官群論之有旨兵部勘復彭揚亦不校竟戍綏德五年桂吏侍李王爲兵書總制三邊轉吏書卒焉

尚書澄極淳实陸被逮会推冢宰僉李毛堅執不允
署至数趋出邀李晋溪予所親見
國朝以来不爱作天官卿者无一人而已時京官皆
畏晋溪強狠謂居位不附己者必无美擢及任則
不樊部郎歷俸四五年即擢各郡守曰此官人皆
不喜為既欲与之早得一二載彼亦甘心矣一時
士論雖屢如也惜其任未久耳
氣運否泰循環似有常数
國朝二科元癸未進士盖永樂癸未
太宗請准天順癸未文場火正德中癸未歲將至人

咸以是為憂氣數乃轉得于二三年前元庚辰進
士蓋是歲
武廟駐南都至
今上嗣位辛巳方廷試也不知後癸未又將何如己
己歲運亦然正統己巳王振擅權正德己巳刘瑾
竊柄二珰皆窮兇極惡召国禍乱其誅夷亦同翰
林檢討刘瑞嘗教內豎今瑾々極言
國朝宦官之委靡閹惟畧許王振瑞因与之辨瑾啣
瑞後亦為瑾黜
嘉靖六年五六月間忘其日熒惑守心廖太監紀巡

移陳左都御史鳳翔及兩京左右侍郎十余輩梁
閣老儲喬太宰宇卒于家至其月退而復逆來守
之遂有張寅大獄之變刑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
賢大理卿湯沐三法司為之一空株連大李士實
詠史侍孟春刑侍閣楷輩十餘人予嘗戲書久麽
數子不當天地間一穢粃而亦上干天象何其神
耶至十年秋彗星見東方張璁被劾退即滅十一年
璁起七月內彗復見西方芒掃北斗璁退復滅其
後璁再起彗復見璁不退彗亦隨滅予嘗咲天亦
无如之何也已又聞十二年間某月日天星忽隕

于西方如雨李朝皆駭異其占為臣下背其君上之象已而果有大同之變軍士閉門拒數官兵費以數十万討不克竟從招撫十八年己亥春

今上南巡四月末五月初彗見西南犯太微芒掃上相駕迳京夏閣老言被譴退尋復位而戶書李廷相替謫旁竟去然則古史書所載天象變異信皆有之乎

刘瑾自李榮退後專掌司礼監虐焰滔天動藉詮文臣内外官僚有小過輙用百五十斤囚木枷項[illegible]不可目御史馮顒目経于湖廣試院周鑰自刎于

運河給事中郗夔許某自經于安福巷瑾聞之愈怒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反以誅瑾為名

朝廷命張永往征之未發而寘鐇已為寧夏指揮仇鉞所擒永折箭與

上誓及旋軍夜半奏擒瑾明日降奉御籍其家次挐錦衣指揮楊玉掌北鎮撫石文義時八月十三日也一時京都歡声載道十五日挐吏書張綵皆坐凌遲死

刘瑾既擒後數日會問于午門反接入榜嘗予親聞之声振如對有問其扇中藏刀者瑾曰誰云曰給

事中李憲瑾俯首嘆息再三曰李憲亦劫我矣蓋憲陝西人瑾鄉里以中舍超遷吏科都云瑾皆出不能行校以大布被舁之已乘木驢徃來剮于東西市〻兒皆揚塵灰擲之僚友主事胡遠監刑謂予是夜宿宛平縣內使問報不絕瑾已高千餘刀矣然能食縣令以木器食之創甚不可藉草索執待曰施恩于不報之地弟某先瑾月餘病死遂不及難

張

張綵姓俞從弘治中以文選郎被劾家居至是瑾以鄉里故起復文選不越月擢僉都吏侍半載為吏

書驕奢淫泆戎傳大理丞魏某求為蘇松巡撫舁其愛妾入徐宅徐留易妾舁出送之魏果巡撫行未至蘇松而徐毆魏黜徐服毒死磔其尸妻子戍海南

劉瑾擅權大臣以賄進然見其才者率未終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賂入閣後皆被斥歸其他九卿報罷者日不可測故時附瑾輩謂之小太祖邵户侍二泉宝文李最有時望左顺門見瑾向事惧甚溺下人因號三泉邵素以康節自持坐是累召不起以壽終于家

武廟崩詰朝聞變大小臣僚俱入食時遣駙馬都尉
崔元大學士梁儲禮書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監
谷大用賷金符往迎
今上嗣位兵部亦遣听差指揮三四人行十二日而
抵安陸崔等各賞千金駕飛雲輦以沿途所過
城門狹小不能容止乘便輿四月某日抵宣武門
外駐宿行殿大臣擬未登極戒謂姑從東華門入
戒謂由
正門衆論紛〻而
旦宸斷則闢正陽大明門入臨御
矣夫既迎取即真天子也所聞頃刻尔豈可謂未

登極而猶不當由正門豫論過辟如此卒之大礼之議之變有由然也

喬太宰守太僕卿張文錦儀容皆偉岸一日早朝予在班行目之二人謂主客郎孫存性甫曰寧王可謂无謀矣若欲反時蓋先遣善相者南都瞰喬安慶瞰文錦是其屬否性甫應声曰使人瞰之矣以二人皆有福相乃為其閣國元勲耳聞者㗖然蓋寧藩之變喬適守南兵部文錦守安慶備禦燦煩有力焉

廖鵬有妾曰四娘子最名嬌媚一日忽有旨逮鵬閑

住南京甚急限三日內即行已而鵬竟未去莫知其端後訪為鵬見禍起四娘子謂自飾往見錢寧先賂左右侯子寧宅門旁室寧入娘子即見身佯蓋哀懇寧因私之事遂釋鵬隨拜寧為父稱親爹寧修石經山往來必迭鵬入則妻侍焉方偶寢鵬必執問安或四寧日妻欲歸至家鵬跪進曰善善歸去弟借有一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想留此外閒吳之不愈于家之樂乎寧殊喜鵬死妻流落人間猶有吸見之者同年楊慎用修謂予渠修

武廟實錄亦載茲事

空同李夢陽敘吉弘治間變詩文體尚古一時文士皆宗之敘吉為地官郎嘗劾元勳張及代韓司徒草疏劾劉瑾勅歸閑住瑾誅起為江西提學副使氣節凛凛巡按御史江万實嘗鐫待之敘吉劾江恃井蛙之見修沐猴之容士林傳以為咲江點李尋亦罷其後余同年俞本子華以編修乞外提學廣東御史毛鳳与爭本一人相搏于試院俞本毛通手書奏疏劾之毛亦劾俞厭倩淡而慕肥甘毛免俞亦歸復起為南通政卒御史固恃勢驕倨二

公亦恃才不足多

嘉靖中江陵尹任佃以御史謫官時文移公安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何如公安尹署其公文尾荅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难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綉衣郎聞者絶倒

礼部聘會試同考試官以二月初六日薄暮時持幣至初七日早肆朝宴礼部畢入院初八日同考官各以本經試目議于主考其四書論目皆主考定也歛昏鎖至公堂後聚奎堂閉諸同考監試官于内惟容庖丁及刻工二十餘人内外風息不通中

書官録試目分行劃刻板四五完則用繩束之陷于淄泥窯工摩印其泥絕墨涅墨云自永樂中闢試院以來所有蓋印畢即瘞之來科復取用初九日五鼓散試自十一日暮尚未得卷閱二十一二日事即大定矣前後不越十餘日而文章之高下士子之去取決烏鵲來倒去恍惚變幻若有鬼神主乎其間人力不得而與也予嘗謂當與者不必文字但須精力耳予入簾時同考諸公皆聞有廖否予无心忽夢室東壁照懸一鐘槌詰旦語諸公不加之意已而予取中卷九得彭汝寔為第三魁

辛應中卷九首之兆二十五日礼部提調官進墨卷同考按所取號檢卷入遠夜填號惟五魁主考自知之不填二十六日拆卷書榜同考十七人于十八名起拆再起于六名終五魁焉于時有素字祺于李字者有硃墨卷不相对者業已定矣不獲已亦填之謂非命耶

正德甲戌廷試霍會元韜已填一甲第三矣卷尾偶倒印一讀卷官衛中書周令曰予善刮〻之李生事继先復倒印不可再刮也遂寘二甲首然霍椎十奇鄭匯〻科名雖不足軒輊之而甲第也次亦

有定數也
袁閣老宗皐爲興府長史恒夢與李西涯賓之相搏勝之爲進士夢立朝廷賜以金盃其父方伯公亦云兒酷貌類儀與徐閣老溥後從龍捷吏侍兼東閣次日陞礼書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凡中指反鄉任賀儀一切勿納惜其時已病竟未獲束帶陛謝尋卒于京不然相業亦有足觀者
焦閣老芳提學湖廣去取諸生不甚憑文字但云誰家有福孩兒出來雖其兄李術不成說話然閣中世事覩柳子厚與某書所謂捧土揭木云云閣已

如此不足深怪及予所見尤大昰柳言集。予黄中
李進士二甲第一特授翰林編修刻象一道尋陞
侍講与其父同致仕归故里政未罹泰禍
正德己巳庚午間霸州刘七刘六趙風子齊彦名楊
寡婦盜起勢甚猖獗北直隸山東河南城邑俱被
攻破殺將殺守令不可勝計起付都御史馬中錫
討之不克馬逮死于獄官兵莫敢如何調大同宣
府遼東边兵湖廣土兵命陸兵侍完統領征之踰
年追逐于大江狼山舟遭風賊始散趙兄瑞弟璲
祝髮為僧潛遊于刘家隔獲之瑞嘗先生曰無

破城邑全生員各署門免屠戮党有陳翰者成傳蜀人陳都憲孫也頗能詩于時遷提刑部獄翰親書其詩一聯云秦廷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一聯云盧溝月冷蛟龍哭燕塞風高鵰鶚摶播和岳武穆滿江月詞云黃金臺下盡秦灰白馬津頭多士血餘句亦清播翰午門獻俘剮皮西市俱有詩可哭不能備載

人之生死禍福忠義成敗皆有定分正德中予為職方員外郎與武選郎黃鞏同車駕付郎陸震汝亨特相善會晤間未始不發時事一嘆

武庙初出巡遊伯固一日過駕部叔予偶論古今事
反狄梁公予詆狄仕武后不能有濟唐太臣某俱
坐誅死狄独生既繋獄已何以復出武后云見卿
拜令我身痛是何說也要之狄蓋柔順善避禍非
忠鯁者黄曰取日虞淵予曰取何日則天之為周
自若也帝之在房州自若也某曰姑姪母子孝之
史乃李昭德之言狄取何日故朱子謂梁公竟
死于周黄曰其荐柬之卒正唐祚予曰此猶不足
道使武后尚在雖百柬之如之何武后既死則夫
人皆能之何必柬之也且某明言二田輔除虐祿

猶在東之等不先為之所卒致五王受禍之慘則所薦東之輩皆奴材耳罔歷言自古人臣未有能制其君上者所畏惟霍光一人蓋光奉一帝下廢復易一帝事最难光亦自言至今使我心悸然光之敢為姦實由其不學無術使讀書知禍敗不為之矣二公有心餂予予無心答之至司署簽畢忽念其言有為若邀予共事者亟至駕部則二人封事已聯署上矣懊惱者久之因謀之黃合四司連章遂草疏入部寺諸公继之者一百三十四人陸遂得尽節黃為民予僅同諸公罰跪午門廷笞贖

俸太醫院醫生徐數謫戍瘴方金吾右衛指揮張
英力諫杖死亦謫戍舒狀元芬謫提舉
人言詩有識信然陸汝亨嘗書其叅雪軒詩索予和
中以死自誓已而果杖死今錄其詩雪花浸々秋
晝黑小叅偃蹇中雪立羽翠猶持舊鳳格猩紅不
動初顏色都減二鼓雪盈尺酒闌客散人戚跡矯
矯肩雪立不易秉狀對之我心惻古稱汝心花向
日軋雪排霜汝非贊憐汝百死誰汝惜汝死雖百
汝心一懸懸內汝室之北吏以汝名々我室
諫止武廟巡遊兵部屬凡十八人司務郭環山而

人也独以官卑母老辞不与列比予筆扶出辛无慧而環已病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然時各部司杖死者同年刘主政校刘大行樂輩亦數人焉

大礼之議始于霍少峯韜先是同年石御史金南仲差巡按江西与予論当聘考官必請霍主之時霍為進士病歸原籍未起忽一日與陰寺前遇石謂予前所論主考者其人已至在此高論矣時五月中旬也予因晚文選鄭主政傑薛主政惠選霍職方以便見輩師楼六月霍選即出大礼議示予為之嘆賞曰此皆予所未讀之書也極贊其是霍屬

予同上疏予辭不欲掠其美後始聞張進士璁有
大礼或問洎觀其文皆霍語翰命又報罷已踰年
南刑桂主事萼復録霍張二疏上事遂再起致滋
紛、然實執政者護短失處也使即從改稱兴華
皇得致大位耶于時諫臺部翰諸臣攢論不一卒
无以厭兴二三人之心惟崔祭酒銑一疏謂是皆
諫留歐陽修之緒餘璁等恨之崔乞休即允歸
張桂執政黜翰林无學術者二十餘人改別官楊邃
菴一清遂得來閣用其私引所學入院時戊子順
天御試韓邦奇汝節時奉俱以按察司付使改春

坊底子魚修撰主試事韓謝序引徑元首起哉股

肱喜哉又言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倒節其語提李御史周易因効韓經語本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于海宇蒼生而韓引云

云亦誤書海隅為海宇內批据其失兩譏之四方

相傳以為一噱然周初雖當實因韓序不遵故事

載其名而發擿韓果失之也

磯園稗史卷之二

華容孫繼芳撰

龍食爭寵本業極工金都御史澤子達因倩龍代筆得第浙江鄉試八名人有為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兒子少龍寵家窮手兒長有錢使得兒推磨無奈却將人項缸寄語兩京科道者好排閭闔說彈章又一詩鄭字職奈議李　曰布議蘇昆李分寧只点功怒揮門不砲打舖跷死籠出市收街曬生燒接縣東耍真應得皂留綠老宜葸　二詩盛為世所傳

霍少宰韜平生奇節頗多茲舉其一二事嘉靖二年季春十六日兵部職方主事霍韜敢昭告于城隍之神曰前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官員亳州知州顏朮被誣去官士夫公論顏知州之操履天下一人而已矣顏知州之才智天下一人而已矣顏知州之剛毅天下一人而已矣使此人得漸躋大位家國天下尚亦有利賴哉乃出士論云寔河南左布政閻楷挾私逞讒陰跡其誣罔之說以中傷擠之或云閻楷寔作權奸鷹犬奸人致憾顏知州无可柰何其声实之著也是故借閻楷不潔之口誣

挢之夫嘶指吹氣以挢善類与听人声氣以挢善類作奸門犬豕皆　天地所不佑鬼神所共誅而不待時者也諂𤸃顏知州之主官保國家善類无以自立也自是𧉮唱豺虎充塞道路也為之嘆咤情懣造閑揩詰其故閑揩游詞飾奸言曰无是也諂反覆驗得其情曰顏知州之冤黙奸権之謀閑揩之口也閑揩之所以為是者夫有所受之也閑揩蓋見我而行也乃惠我疋缘我念奸人之惠我恥也我心見奸人之物豈不尽傷心乱是不忍寘之目致斋心昭對　城隍之神棊之惟神鑒正

善惡申達

皇天上帝究正善惡硜閒指与吹氣嘲指閒指者妻

子家族物商受毒烈禍俾世人知顆橋善類与陰

中傷善類者皆无所容于覆載之中也庶几善人

犹能自立而奸賊犹知所警畏其于家国之利尚

亦有賴乱嗚呼善惡淑慝我不能明諸

朝廷而乃想直于

神其亦甚不得已焉已惟

鑒諒之戡按吹嘲指吹氣蓋指喬太宰以顏致石

指揮墾死喬為石報復云石豪俠素结諸当道也

立齋閒錄載景太不豫群臣問疾太監興安以手指作十字謂只在十日之內是不然安意蓋云病已到十分非謂十日也時景太疾革郊壇不能行礼命石亨攝代亨幄中微見知其必不起遂有南城之謀

沐英世傳爲

高皇時之子不知何所因按

高廟有義子九保兒馬兒道舍周舍柴舍金剛奴也先買驢撥兒自童後皆令其復姓沐英即周舍馬兒即徐司馬何文輝即道舍二人皆世襲指揮沐

英征陜西有功封西平侯

高廟凡初得城池皆令義子同將官鎮守保兒即李保兒名文忠

太祖親甥有功封曹國公　劉瑾与張永積不相能二十四監設宴和解之起拳四人奉一大如藁薦楊邃菴作錢寧觴謝寧併錢安費以數千計每饌湯進則用珠翠首飾一其次玉帶凡腰次宝玩次錦綺之類之襯錢

京師東大市一指揮晨有賣肉者至其家一人割肉入久之不出償價賣肉者不免諠譟其主人出謂

家曾未買肉也問名諱何靑南者云是一眼花衣人曰孫二哥主人怪之越二日於偶戲傀儡箱中獲而蓋傀儡取人精氣日多故耳指揮与信陽張鴻臚署丞有姻婭張親語予云偶忘其姓名

本朝王驥尚書征麓川攜文選武選郎各一員就披陞除相傳麓夷圍攻之急登嶲圍口僅用一人当關萬夫莫敵驥剋期破之將士多稱疾驥以為料將盡後日則不給倉檢校營中病人馬殺以資料次日病者皆起遂仰攻之入口者輒為夷所殺閑之積屍填口平將士遂履尸以入破之盛金沙江為

界曰江桥乃許渡駿封請遠伯子孫至今承襲余司馬子俊修边城六月軍士累死積尸莫不可聞余秉肩輿往来尸間一不着目回目則切不就矣余竟嗣絶尊藩之变声势閼張雖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義王陽明安伯不姁
朝廷斗米寸兵贼之封伯亦國典所有乃為執政沮抑不令襲爵此何說也安化王小醜耳仇鉞擒之封咸寧侯然則伯安他日必有公論究其是者姑記于此
古今豪傑所存自与人殊王伯安見知于晉溪曰奇

材奇材巡指南韜征大帽山賊所求軍令旗牌印与之伯安奏捷疏入于本兵極其稱誉士論傳咲已而寧藩功成晋溪遂被逮為石斋所抑伯安辞疏始終不肯晋溪歸功焉我功其少徇執政意不從國士之報伯安有焉

同年邊翰檢憲續弦時年踰知命同年刋編修朴為詩戲之曰洞房花燭結良緣屈指誰差四十年昨夜嬌娥春睡着不知彭祖在旁邊京師滑稽子又有誅時事記其二縣照云事看羽箭纏身休乍見驟車入鳳樓金帛滿填言路口草圖新上宰臣頭

按迪詩与宋陳修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意畧同

蕭世賢若愚与黄伯固生同年月日時黄奉福建鄉試第七名蕭江西第七名黄弘治乙丑進士廷試与聯名黄補德安推官蕭其府推官黄取北刑部主事蕭取南部皆同年月黄丁内艱蕭遭監獄盜反奪俸黄諫止巡遊視賊為民蕭丁外艱黄起為大理丞蕭擢郡守黄進賀表卒于京贈大理少卿蕭甚憂之未几擢湖廣按察付使卒未至任然則五行八字之説信有之乎世傳嘗生子享貴顯予

所知者戚麟弟鳳巢韶弟歆是也柳安特李其同
有懸絕不同者若畢枝之与趙韓王
崔
祭酒銑謂予刑理專政翰林諸公性謂之理固問
常朝時閣老班下有青衣官一人行是汝輩乎曰
然理謂曰吁年皆未及三十俱欺爲閣老姑李一
事考問壽光刘時野刘閣老執二優或徵答之理曰胡
白胡白即條李二老事品其優劣詞若湧泉諸公
退俄有
旨
黜翰林官改秩擴充事休王檢討九思補文選李
編脩廷相戢方溫編修仁和戸部檢討穆孔暉易

舒誥張羽奇玩編修俱南部主事惟何編修瑭以
謁時礼貌不恭勒致仕然數公文學實優長非人
所及理敗九思論餘咸復故職

嘉靖初京師有夫婦携一童男李馬兒腹内能言畧
預知人禍福聲如甕中語面色黃燥居間之爲得
事者捕送法曹詞供本運河澳人僱吳某理舟妻
病遇一道士医治因与妻通道士云有一術可以
養活終身但推壞一人命夫因給吳同往買蝋遂
殺吳割其手足指口眼耳鼻尖剜其五臟焙乾与
馬兒食之用硃砂書黃紙符塞馬兒口鼻耳鼓通

連呼靈哥三日腹中即應声其事絶与輟耕録所載王萬里同但万里能揖䰟呼遣三人而止此腹語不知何也夫坐死馬兒声亦絶後予在滇新化州獲雲遊道士供是此人解京予尋歸莫知所終予嘗備録其招詞一通附婦家久而失之故不能詳録

都御史許銘嘉靖初巡撫甘肅以節支軍粮為士卒推入院署殺之而焚院五年宣府軍士因營堡工程苛急殺叅將賈鑑巡撫張文錦七年雲南巡撫歐陽重查審冒名食粮軍士衆圍院作乱十三

年大同軍士殺總兵官李錦等懸巡撫潘倣于城
上十四年遼東都御史呂經清查地土軍士縛呂
主
國議者咎巡撫而薄責軍士予謂巡撫信有罪矣而
從
朝廷治之許軍士擅殺之耶
國典如此識者能无憂乎
威寧伯王公越雄材大畧恢諧滑稽略記數事一
日往某侯伯家遇其夫妻相詬声徹于外庭王戲
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臚官唱山呼其人曰瑪瑙

再山呼曰瑪〻瑙以假呼妻為瑪〻而珊瑚瑪瑙音同雲南產瑪瑙也聞者絕倒王掌都臺既封伯冠簪纓仍立東班同列戲之曰公須尖矣同列時帶睦耳王應聲曰尔不眼熱乎矯安陸州為民頗自矜貴士大夫過訪皆不令上坐僉事馮鎬謂之少不恭王曰聞廣東進一胡椒大如卵有之乎馮曰未聞王應曰我亦云死之要燃大辣〻地何用也蓋世言妄自尊重為大辣〻地云後起撫制三迎屠冢宰濂旧為王屬御史奉之焉兵書文昇不従与屠事于朝屠曰百介摧予要人挑得我等只

可桃得八九十斤耳馬曰女何說也屠牖桃不
得馬文昇即桃耳不过報知己之恩耳王居边
踰年卒

姚少師廣孝姑蘇寒山寺僧也洪武初收聚天下名
僧于京师分各　王府而廣孝居燕相貌

文皇当有天下一日与謀于前殿即今文華殿也起
事而殿瓦忽墮地碎

文皇深恶之廣孝從容曰好ゝ要換黄的了盖殿瓦
本綠琉璃云兵至山東為祭政鉄鉉所扼

文皇亟欲退廣孝曰第往兵雖敗而氣不敗事成只

与我王帶一腰今大異隆寺東閣有少師影堂予
但見其行書皆晉法李封崇國公有文集行于世
太監蕭敬福建々寧人歷事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頗
老成安靜予嘗与其侄孫歆同官歆李進士文義
未甚通然人不言為敬之故及考察謫外敬遂掌
司礼亦不能為歆之地然其大可稱者以壽終京
師士大夫一時好談男色恬不為怪諱之曰男巴
予深醜惡之不數其出諸口且言楚俗未之前聞
有同僚戲予曰子莫非王李士乎問之則曰王某
守南祭酒酷好尚然遠諸生有以是相競者訟諸

王政為驚訝咤異曰世間寧有此事耶王堂孫壻一監生某某人畫鱔虫其跨下人因為句曰某人一夢甚蹺蹊黃鱔鑽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旧相知有人倒其謔曰某人一夢甚蹺蹊何物鑽臀鱔一條想似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旧相交予為之抵掌然覌漢書佞倖傳載閎孺与上同臥起侍聖龍陽之姿等類則事在古已然不知何謂也

正德庚辰武廟南巡京師及四方忽訛言禁畜猪如出一口雖遠者信之竟莫知蹤跡所起湖南民間

皆絶圖屠食之不盡則瘞之小不可食者投諸水
予入燕適家畜一豕因予問如何予謂若長安街
衕有鬻豬肉者尚勿屠万一公人入宅擒僕僮則
屠之至次場外供給已死猪肉進此後事迄則猪
已屠于入燕後三日矣踰年
武廟崩先是京師夜驚有怪至人家物色不可辨或
據几搦或生瘡極閙至伙人損傷相傳為青黑人
家皆繫銅鉄器逐之声聞市巷時王晉溪為兵書
請　旨黃書告示五城兵馬司捕相驚者怪損息
此与范文正公僇訛言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

事合

王伯安狀元華之子文章志行議論氣節功名謀畧才望迥出一時其論道學剖解經傳雖矛盾朱子並時出己見亦有新意實振古之豪傑特其徒陸澄輩標榜太過擠排多口如澄謂其超入聖域精識貫乎金石志行通乎神明投之于江則不死語皆過當至謂赴謫所来旅館忽有投侍生屈原拜刺者後墮水果會屈原及登龍宮事尤近怪可咲要之伯安亦有以取之爾

六科故事部寺據本官至則呼科給事中一人隨便

服出見相對而揖嘉靖初霍少宰為戢方主事独不平之曰本内有天子命豈可褻衣而迎上疏論奏奏　旨着覆札部具題准霍言給事中衣冠奉迎着為典章時六科官雖甚恨霍竟詘于所論之正不敢有言地理風水之説知其必无然山川毓秀于人似亦有之第不暇論予赴滇道过貴竹山皆石峻溪澗深枯借謂地无十里平者独普定衛山後少開朗道書有數峯如擁螺堆髻可人意而此地生徒視他處則優間今進士一二人及至滇試諸生凡有海子所在則雖今業文字氣不流暢

以此知水尤秀于山但必曰宅某地塟某所生某子孫賢智畐貴是所謂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也嘗以此質諸吾师呂涇野狀元师曰吉凶由于善悪聖賢皆自修為得未之聞其以山川其言尤為當理

張霍大礼之議士論皆执考孝廟之説陸澄為刑部主事亦上疏極論澄病帰久之見張霍之説勝遂起再疏悔前説之非擢儀制員外已而張桂以形跡大露恐招物議因劾陸前疏叱之諸臣尤為数經背道今遽二其詞反覆小人陸生請官時論謂

澄進退无據奉朝歆嗟具面
古人門無私謁人不敢干以私比之昔門如市昔心
如水者形跡之間雖善彼于此然嘗未尽善要之
必有中道焉予友馬御史録巡按山西武定侯郭
勛托書囑張寅事馬因朝士悪勛初囑托時張桂
用事方悪科道官劾附二人力与為敵遂起大獄
三法司堂上官及山西撫按三司官為之一空株
連內閣部侍院寺科道三十三人馬竟死論戍海
南至今張寅李福達是非莫辨為天下後世之疑
向使馬不發勛私惟據法而處福達豈致累及搢

紳紛紛若此事具　欽明大獄錄然是時熒惑遣守心蓋亦天意非人謀之所及矣

提學關防　國初以來無之正德十一二年間田汝耔以給事中出提學江西奏言江西人心奸詐比之他省獨甚請給關防

朝廷遂通給之予後為戢方布政司分守官亦比分巡例請給印信予後題奉

旨不許

正德中有

旨說与張雄張銳于經閻昂朱寧知道我在宣府家

裏等處住坐暖衣飽食自閑心樂歡喜自在見令
在京内外各應大小人等各要遵約守令安分省
事勤謹各應不許將不緊大小凢事及泛言等文
書急惱我生氣生惱又令後但凡文書上寫及禀
事回稱將在京西番經廠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
不許明寫家裏字樣止許明寫京裏廠裏保國寺
新宅外宅等處本等字樣並宣府不許明寫口外
字樣止許明寫宣府家裏字樣其新旧家人已經
賜姓更名不許明寫原籍姓名如違重治不饒
漢書裏揩論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決而反
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王也正德七年黃河
自清河至柳家灣浦清九十里九年河復清人皆
云聖人生予独心知為

今上入繼之兆時对人言識者韙之嘉靖六年拾二
月河南灵宝縣馮佐村黃河清凡五日不知何祥
至十五年吏書人缺不補踰年中旨特命灵宝許
讚為之時讚内艰家居意以当之歟

陳白沙獻章以孝子不仕弘治中布政使彭韶薦于
朝授翰林檢討不就職乞歸終養亦儒者之高蹈

然頗為坵壟臺潛尹文和直所詆短或傳有一縣令往候白沙不見縣令稍識再見之亦不見忽一御史至白沙即見之縣令留一詩于門曰孝亭蹤跡已荒蕪綠蔣青山亂鳥呼不宜黃金宜換石從今始信越人愚事未知有無詩亦可錄文和又嘗詆吳康齋不知公論竟誰是也

動心忍性包羞忍恥含垢納汙人不可無安李桂子實初為冊桂尹每與林知府魁杭林動殊容之後不能堪督之二十桂棄官去陸水村完為太宰桂以門生上書復起今廣平之某縣時予同寮吳守

中時之遠推守廣平同寓于京桂亦不之見洎抵任允南徽公文桂率寢閣不行吳无如之何一日僉事刊秉監遵教桂会試同年且同鄉也行部至廣平桂与之皆徃謀行書吏中吳不勝忿揄之出皆三十逃按御史閻之謂桂必有言求去桂竟无言後見御史慰捴之桂徐曰吳老大人見教的是人競傳以為咲孫祿天錫守楊州畢昭用章守黄州皆受敕辛菴總制之旨卒皆為都御史居顯位然桂林殊不雅量在吏部吳以改謫赴銓桂擠摭其过論戍之時人咲吳之不知進退云

兵部故事凡推選各總兵官及會議軍情重務職方用例監生請九卿衙門堂上惟吏部則主事一人以其冢宰率行跪礼也故主事跟于夫則司置公差簿署職名輪往嘉靖初霍少宰為職方主事当其行不復辞長揖謁蠲喬太宰白巖謂各衙門皆秀才請她老先生衙門職官何也喬無以應徐曰再請閣下第不来即已矣人以為善荅霍之倔強蠲然

磯園稗史卷之三

華亭孫繼芳撰

世之言龍者皆曰蛇變蛟蛟變龍又曰魚化龍謂是血肉有形有頭角爪牙鱗甲如今繪画雕鏤之類或曰潛于海中時乘風雲上天而作霖雨或曰山谷間皆有之謂之龍潭龍池作雨則昇天雨散雲收復在地予嘗疑其旣具形質矣則昇天作雨自地中飛昇何今之龍挂林見皆自天及其收也漠然无跡之可求亦不見從天而下隱于何處或曰神龍能為大能為小其外其降人皆不得而見之

妖説雖近然終是謂有形質血肉但變化莫測耳予弘治丙辰時年十三四居蔡田村落五月某日龍忽降于宅東半里所何氏塘内汲水漸移而西徑宅墻外其末垂地風雲旋繞有声予隨走覌之甚迅惟覩黑氣一道下懸闊尺許亦不見所謂頭甲爪角者至宅西數十步三縮而升天明分一動物也嘉靖甲午七月某日未初刻予市居与二子宗宜立而望東南時天際輕雲俄見龍掛始則擁腫大如箕已而雲淨長展幾數丈逾刻幾長數十丈縹緲天際屈伸夭矯如引一線未幾漸小斷為

數載猶復動未幾僅二三載漸散不見独青天昭昭乃知龍有形無質非肉血之軀祇是氣耳正如虹霓閃電之屬今之言有頭角鱗甲者皆妄語也

正德辛未冬十二月某日戌初刻京師及霸州文安一路地震明年遂有劉六劉七齊彥名趙風子盜起都城戒嚴嘉靖癸未予擢官滇南便歸除夕宿河南新野縣是夜戌初地震荊襄皆然問之故老荅曰某年魯震大熟已而甲申荊岳果有秋其震同其應異不知何也豈地氣伸道有南北之分歟

仙人予謂正猶龍耳蓋龍始成不免白蛟與其後氣

化則脫去凡胎祇是氣耳仙人尸解理亦宜然謂其欬喘息与凡人同恐亦不尔盖龍世雖得而見之數即之則不可得今之言仙人者曰衲塌張曰尹蓬頭張久不及詳已予官刑曹犹閻同僚郭郎中淮同年儇進士住云尹以正德丁卯戊辰間為標舡商人自南都載至京师供养東廠刺事者目為妖言逮送刑部陝西司郎中某問之則曰君做不得再問之則又曰諸公今日想某官明日想某官如何做得主事某偶唾于地則曰只此便做不得矣法司欲擬其罪供年百二十歲䰠訥尚黙為

大理寺正評其年百歲雖有死罪不加刑惟遞送陝西而已莫知所終尹居南都聞有九十老翁云為孩兒時見其形貌已如今日矣然居塵世紀為桎梏所加亦非真仙耳離騷云使神龍可繫而羈今豈云異夫犬羊使仙人可形而拘兮豈所謂仙人乎

京师海印寺有喜佛在殿後毘盧閣上率一男子裸而弄數女子足踐手揣皆裸女其法或是元末諸帝房中運氣之術教宫女為天魔舞之類又寺僧藏一物名哈吧喇盌乃人腦後骨為之如龜甲然

錦以彩滌予親臨取觀之云

正德間予官刑書揚選菴為冢宰一時士大夫皆垂涎吏部司屬百計經營得之然官之大小亦有命予同朝為文選郎者二十人謝顧應祥李元吉守正楊果實夫黃河清應期万鏜仕鳴刘志道士弘閻淵静中張衍瑞元承姚継巖元肖蘇茂天秀夏良勝于中王李夔一卿刘天民希尹戴時宗宗道党承志汝孝俞寬仲栗馬理伯循彭澤仁卿鄭傑伯與曹樸汝淳其間惟楊為南通政使萬南左都御史閻南刑書蘇南兵侍馬光禄卿戴通政王鄖

陽管山東巡撫其余謝李黄刋覺擢少卿通政隨被劾夫張姚少卿鄭諸州守擢南道改參議尋俱卒夏謫州守為御人奏訐俞以大礼議首彭改李士議建備俱坐戍边布尹降擢按察付使而同時在他不要衙門後亦有居顯官者然則固不必假熱津也

王晉溪正德間為兵書雖結納嬖近劉慢專横然猶知畏人畏法陳黃鳴韶為武選郎最得晉溪意九載選山東參議晉溪推情陸太宰不平終不敢論言陸尋被逮王繼之嘗歎改擢而竟拘于法趙起

未行嘉靖中夏言公謹以論郭勛驟進禮書黃茀麓為儀制副郎擢守岳州飭已下矣夏復抗章奏留時霍渭先少宰掌部亦不敢執奏別擢部戶郎中王柄為岳守此亦

國朝罕聞之事

正德中京師士夫盛言內閣有所謂絲綸簿者向掌于內閣三楊學士歸省恐權移于外備印送諸司禮監後遂為例更不可出以是至今权歸太監得以調旨播弄威福一時士論皆以為信然

今上嗣位給事中梁本義上言復政本數取簿仍歸

内閣奉
旨絲綸簿不見出處着其查明來說吏部还監催
他予同年謝御史珊奏歸内閣印信奉　旨印信
下落着謝珊來查明送内閣掌管然實皆无之予
一日白事内閣石齋楊公因出簿一扇示予曰此
外間所謂絲綸簿也予視之上載逐日所批旨意
旁有添注字似是閣老擬旨草藁及得旨改添者
者絶无所謂絲綸之名亦不聞係輕重不知當時
何以有是言事多傳聞之悞也是後遂息
聖朝不以言語罪人过求遠矣嘉靖六七年間京師

有十可咲之語一曰還了附馬又不要二曰六年進士擡大轎三曰侍郎打得尚書叫予不悉記予郡邑陵有書辦官彭某子隨父居京挹究是其輩兒童所為差官校捕至京以事无踪跡而釋

水東日記載陳都御史智不欲李官入選御史謂其鋒鋩已盡予以李官李進士謂之再熙聞者噱然

嘉靖初汪鋐為廣東海道付使獲外夷佛郎机國与其國相爭吹火銃送兵部欲依式鑄各边架起其制化大將軍砲小哉半載以一車低昂隨用銃内着數鉄子惟大藥少迅異中國者時彭幸菴為兵

書欲鑄給各營鎮予知其不可則彭曰闇胡虜之來我軍蓋不可禦而此物頗重边塞山路恐卒不能持棄之反以資敵其利不若神鎗也彭不謂然予白諸工部界鑄二三送边其後汪為兵書提督團營遂盛行之大同之亂閩叛軍果用以擊我軍死者不可勝計蓋其物頗利載之舟水戰云汪後為吏書科道交章劾之不已給事中何天啟疏曰旬日之先夜有榜吏部門者此處百官出竄汪免歸何等降責有差而六科都俱坐免

漢法將相不对理陳冤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

使侍中持節東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頭一策
告瑛答使者去牛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
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故王嘉不肯咀藥则成帝
為之震怒其餘非策免易自殺唐法亦異宋蔡京
一童貫罰似過草惡至誤國止于取竄而已所以失
之不振

國朝内閣維焦芳刘字曹元亦僅免官楊邃菴一清
以霍少宰奏始及追賍惟吏書張彩坐凌遲其後
陸太宰完则朝富論戍王晉溪瓊都察院問理論
戍

漢高數出征伐審食其嘗從太公呂后居食其因私
于后後封辟陽侯弘治間文士有賦虞美人草詩
云美人歛蘢焚實愁幽草遊魂怨未收不把英雄
議刑季殿前親拜辟陽侯蓋詠此事也
正德間刘瑾竊柄命在京官屬有能賦詩者考改別
秩時惟武選主事徐子興世昭應命擢光祿少卿
瑾敗徐自劾謫和州守卒于官士林惜之云其
後趙經天常為營繕郎承應諸璫有旨陞四品京
秩遂太僕少卿掌營繕事出引隻藤入對于司門
外嘉靖中夏言公謹為吏科都以論郊祀迎合擢

僉都御史被劾辞免後陞翰林李士英都給事闇出入亦引隻膝皆

國朝近所希有也

天台陳選先生督學南畿夜半閣巻門子偎焉陳恐其体寒因撫其背云衣得无单耶門子以為陳有意遽解衣寢于陳卧内陳覓見之促令起曰此前輩誤尔也予咲謂令之起便是陳亦知此事若其則与之同寢何妨因論往年奉使閣右道出河南水縣遇六月溽暑中原地氣独卑湿公館一門子年幾四十殊粗悪予悪其傳食不潔欲言之令

少避嫌既而自信予楚人无嫌乃出謂令尔縣以無為門子予則將何物為老人耶竟易之同僚戲謂昔有東御史按陝西某州处一拽輪小童至州署易門子吏目强應以无東謂即遂之拽輪童何不可吏目又謂童乃遞運所駅丞解其意進曰童從來亦曾恭應上司秦藩强長史晟因戲作拽輪行曰拽輪彼狡童兮大人要來云可惜吏目却不知好箇駅丞到知道遂相誦一咲云

吏侍燕泉何孟春子元謂于少保謙守兵部嘗耽方其郎中曰吏部胡不遺發王太宰翱同為浙江左

布政使于少大怒曰欲其去戕方耳今通政見缺使界之何不可何時朝廷多艰議添一兵侍王太宰謂兩各部郎保者殊少于曰何必郎也予武選有陸主事可之坐侍郎坐亦不倘跌遂擢之安成化弘治以来絶无之事

前輩多言翰林李士陳音落魄人称為也罷先生都城行止無信馬隠肆人導引卖造吏部考滿又馬上獻詩至其家以為己宅入中堂解衣及誦其劇負背補子諸事以為至識予謂吴之心寂而戚：而適怨亦不然

王荆公罷相居金陵大樘人題驛壁詩世皆知之賈似道虫师敗走有人為詩曰丁家洲上一声鑼驚走當年賈八哥寄語滿朝諛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蓋時媚似道為周公云事載李壽長編按效顰集借説似道三姓家奴予偶閲説郛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涉之為萬方縣母不容于嫡涉之以告縣军陳履常令其妻擕过衙八月八日似道生任蒲挈帰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母子始完聚極其榮

弘治己未程篁墩敏政闈試目給事中華昶發其事始

于李子都穆云敬為景而嘗言之景因李劾景與穆約誓死不相累及景雜被掠笞終不及穆至今人咸弗之知嘉靖初景姪孫鑰戢方主事語予云時景歷方伯都為郎中俱歸休矣

翰林官自不與吏部考察正德己巳考察京官之後時刘瑾專政有

旨詰責吏部出院不公云李士吳儼惟暮不修編修孫清業德亦有不戢之名聞者棘然是後惟嘉靖乙酉楊邃菴張璁居內閣予同年刘編修朴暨刘世盛子謹輩數人黜焉前此殆有之未聞也

國朝棄東勝而棲榆林東勝仰漢朔方之地處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今黃河套是也予嘗謂有能取之者父子兄弟錯僮僕人人皆封侯每歲可省戶部芻糧百万一日偶謂戶書孫九峯謂予近思一策欲取河套如何蓋亦苦年例邊費之多云不然不知

祖宗時何以失此也

嘉靖壬午遂考察京官之後予以公事謁孫九峯因謂京官考察成化前降黜者惟倉衛經歷及五城兵馬之類而亦僅止數人其他部寺科道等多

不及蓋以京秩清閑无大过失尔惟某年李京城衙門官索之不得申歎塞責則曰不免着老边然是時老邊徐着情名特以其本人歷户科郎年少邁耳今乃大不然科道部屬罷者幾乎踰百且各官若不肖其三年六年考滿吏部当便黜何為既俱書稱職矣却于考察之時毛舉隱微之過名之作美作偽先後矛盾是豈持衡法哉九峯嘗歷考功文選郎老成練達其言確乎至論特記之

陳文莊墓相傳在湖廣按察司堂後今有石扁人修天堂四字不知何謂按文莊戰死番陽湖其將張

定邊夜以舟載其尸還復立其子理襲偽號改元德壽仍據武昌意必塟其父屍于此云弋陽汪俌修佃有之嘗謂其母丑報登科錄蓋父鳳兄僎後偉暨佃云然唐苗夫人父太師勇張嘉貞夫延賞子弘靖偕韋皐皆宰相壻人之貴尤近代所未有也

天道報施多不爽

國朝勳臣惟徐武寧王達功最高達長女為燕王妃則今世代天子皆達外孫也其後太宗靖內難

太祖嫡孫
宣宗征漢府
太宗愛子一以叔臧姪一以姪誅叔皆相襲云
石亨自取誅夷國固典所不宥然其功在社稷不
可泯也方
英宗北狩也先犯京師其鋒不可当亨父子清風店
一戰胡人痛哭而返蓋自是不敢南牧其後
英宗返蹕魚揚善之言未必非畏亨父子也不然生
灵之害猶不止此矣主
國祿者當功过相準可也予官京师犹聞亨屍枉平

子門外某處每有意收塟之以不得其實而止

正德甲戌辛巳狀元才皆不甚儁時楊石齋當國議者謂楊故取此等欲益彰其子之美是或不然蓋用修雖美才與二狀元亦其命之生成有此也君相豈真能造之乎

英廟初見徐有楨曰徐某可惜死福竟以戚死謫戍金齒嘉靖丙申與書久缺時吏與二部正多不由外推内批特授通政使張瓚廷試謂其狀貌有福也雖言官累劾之皆不允退然則古謂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信有之乎又戶部郎張琉以考察

褫職張嘗管西苑田

朝廷因久不見之忽問及左右以故對上怒詰責吏部回話召復故秩未几擢太僕少卿

北方有書生遇盜生急呼強盜老爺盜問你何人曰秀才盜曰你秀才何話亦不會馬伯循為考功郎歸遇盜馬直前曰告長官李生是馬理盜叱之曰咄何馬理也擊之二刀皆盡其貲囊而去書生之不解事如此亦足發一笑也

人有才氣亦不幸予同年王元鎮堯卿初舉進士授給事中一時氣節凛凛以不得其言而去家居與

鄉人退休御史宇文鍾不相下因怨其有謀反于
西守訓祥初亦不过言其短耳祥素恶宇遂以白
諸中鎮廖鏜〻欲嚇宇之財乃刑逼之時宇有親
識揚都督实居京师恐其累己也奏發其事
武廟南巡宇等被逮道死
武廟崩事始白尧卿斃于獄同年梁穀仲用為举子
時与鄉里諸恶少相结及居勳部主事欲滅其迹
乃誣諸恶少謀不軌
朝廷差官往勘无实梁以楊邃菴庇護降秩而已反
叛大逆是可輕加乎人哉

宋書沈攸之傳載知星人葛珂之云自古起兵皆候太白：：見則成伏則敗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予供官京師凢有兵動太白果見乃知其言不誣嘉請丁酉

朝廷以安南久不納貢差官校查訪而其國世孫黎寧遣使臣鄭惟鐐至奏國土為莫登庸篡奪兵爭未已廷議遂欲大舉征之時六七八月間太白守昴累月不退予毎五鼓起見之天人感應之机神矣或擬昴卯胡星也或曰非太白乃木星也其後登庸竟篡位

朝廷卒未加兵福德果有奠

古人謂錢曰泉貨盖取其流行之意今俗呼療亦曰涎錢同亦謂周流于身體滯則生病矣故錢欵其用于世積多鮮不為害者石崇元載其大也害義性、怪出為人搖得亦以是耳予季子婦嚴生東正德丁卯八月御居與其季父永潤夜坐月明中俄一童子如携鉄声而入生以為牧兒宗也問之忽不見生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數跌榻下生愈惑之昧爽即歸出門行數步忒至稻塲上馬却不進再策之則馬用歸跑其童来勒視之

見馬跑處銅錢如湧泉方寨令人掘二箧爲東所知爭取潤少子叔近今傷足跛生云掘時鋤每一及錢即湧起莫知其解錢所有鏡一金簪一先是爲其僕紀獲之鏡破于鋤

卞邑庠棂星門內中道有墓今覆以石世傳爲胡廣家冢舊誌廣故基在今孝南五顯廟宋重建祠宇掘地得斷碑有文曰太保胡公按漢書廣南郡華容人六世祖劉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劉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于屠市之間莽敗乃歸鄉里公貢交趾

都尉廣熹平元年薨賜冢塋于原陵襄陽耆舊紀廣父名寵酈道事元水經夏水東過華容縣南桒欽注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又逕交阯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傍陵而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考之蔡中郎文集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廣交阯都尉之元子也童而夙孤春秋八十二建寧五月三日壬戌薨于位賜東園祕器中謁者護喪四月丁酉葬于洛陽塋漢交阯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初都尉君娶于故豫章

刺史黄君之姊太傅及康而卒繼室以夫人拊育
二孤居京师六十有餘載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
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廣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
陽左池里舍十月己酉葬我夫人及碩于此高原
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編縣
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其閏
月附于太夫人窀穸則廣世子妻皆先廣卒葬雒
陽關亭之阿其所謂廣塋雒陽塋者即塋此也集
載廣碑文三祠前銘一神誥一靈表一議郎胡公
夫人哀讚一皆邕辭而無都尉及先塋碑是廣仕

東都麗塋故里號子孫位遂亡封域抑或道里阻遠碑不及樹然不知桑欽所云宋擇所獲是何碑也廣本太傅斷碑云太保豈後所立歟詳考欽撰即與歟漢書廣卒于熹平元年碑文卒于建寧五年靈帝本紀即位改元建寧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改元熹平則廣卒在未改元之先當以建寧為是史氏紀事必表年故統于熹平云

殘圍稗史

磯園稗史跋

右磯園稗史三卷明孫繼芳撰繼芳華容人字世其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東廠獲數人誣爲盜下刑部論法繼芳白其寃改兵部員外武宗將南巡繼芳率諸部寺屬百餘人諫止捕繫廷杖官終雲南提學副使子宜自號洞庭漁人孫斯億七歲能賦詩是皆吾宗之美談此磯園稗史雜記正嘉間朝章國故人物臧否兼及瑣事蓋亦史部之支流餘裔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山莫氏銅井山房藏鈔本舊爲璜川吳氏藏書茲從楚生觀察借印遂得流通庚申四月無錫

孫毓修跋